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南方的河

连亭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南方的河

连亭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方的河 / 连亨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7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9027-9

I. ①南… II. ①连…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5079 号

南方的河

作 者: 连 亨

责任编辑: 田小爽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赵 飞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171 千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27-9

定 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灰姑娘	1
陇头流水	14
下水街	27
有没有一袭桃花落在水中	39
中间地带	52
路边的浪子	63
列车是略微颠簸的一种平稳	71
镀金的孩子	85
蝴蝶飞往何方	97
悠悠桂林城	104
那一代人的背影	107
河 岸	116
没有靠岸的人	121
风中的呼唤	129
那街市的潮汐	135
红色光晕	140
原 谅	144
河流的乳房	146



小渔村	152
最初出发的地方	157
台 风	160
文学的隐喻	163
春天画廊	169
樱桃河畔的秋风	172
谁的眼在凝视	175
南京，南京	178
后 记	182

灰姑娘

—

我家宅院以前很深阔，满院子影影绰绰的，都是些花草树木，围墙周遭密密地栽了许多玫瑰花，三五时节，一片清月，就升过氤氲的花丛来了。我时常在夜晚的梦里，被花香搅得睡不着，只是那是短暂的一段美好时光罢了。有什么能比时间和一把火厉害。

在那个寂静的中午，我趴在墙脚的玫瑰花丛里。看见一丝纤维在太阳下闪着银光。树梢上几只花雀扑棱着翅膀久久不归巢。偶尔传来几声狗吠，随即淹没在寂静里。门前那条路通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我转着圆嘟嘟的小脑袋幻想过那条路尽头迷人的天地，直到一些画面的片段消逝在晚霞中。我和我最亲近的人谈论过我儿时的这些举动，我说我迷恋一切温暖的光线穿过树丛或者屋檐的感觉。家里的挂钟悠扬而响亮地准确报时，响彻厅堂，再传入花园，和各种小生灵在地表发出的无数种声响交织在一起。阳光穿过树叶的优美线条在氤氲的香气中缓缓流淌，这时候的我会听到一首古老的歌静静地唱了起来。我的个子很小，因此离生动的地表很近，见过不少奇异的东西却不敢告诉我的父亲。比如一条带着鳞片的花蛇会在午时哧溜穿过花丛，使得我既兴奋又害怕。我从未往门前那条路上走得更远，农人驾着牛车缓缓经过门前，牛儿会高兴地叫一声“——哞——”，我就会咕噜从地上跳起来和它打招呼。一阵风从身旁经过，吹起片片绿

浪，肚子里发出咕咕的声响，我开始有点困倦了，那些到处乱伸的玫瑰枝条不时把我的手臂扎得左右开花，午后从树叶漏下的光线也把眼睛刺得晕眩。于是我就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并且随便去到哪里都行。

我盯着一朵玫瑰的屁股，红红的往外翻，让我想到课堂上老师画得过红的那个嘴巴，忍不住嘿嘿笑了两声。那是一个刚专科师院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的女孩，已经膨胀的青春和这个小村庄不太搭调，记得她被年轻的校长甩了之后自己不会分辩自顾自幽幽地哭，哭坏了用制服擦眼泪，口红也跟着涂在袖子上，那袖子就像开了太多的玫瑰在颤抖。整个小学的时光是漫长而孤独的，等着老师扔下粉笔，等着下课铃，等着太阳落山。记得女老师用带着粤语口音的腔调教我们唱《童年》时，我们班最娇小而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女孩突然扯开嗓门大哭起来。下课的时候，我和班里最调皮的男孩们丢掉了对家长和老师听话的承诺，急不可耐地跑出教室，奔向操场，爬进树林，然后趴在草地上吁吁地喘气。我们都不喜欢上课。我背着书包从河滩上走过。听到父亲的叫喊就会躬下身子做出听话的样子。父亲照例会坐在门前的树下摇着蒲扇检查我的背诵功课。我念“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他“嗯”一声，点点头。我念“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他也“嗯”一声，然后点点头。要是哪一次我背不出了，他就会停下摇扇，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最后还会和我说祖父当年如何如何，祖父的祖父当年如何如何。我耷拉着两个耳朵，没有听进去。我倒是喜欢家里果园下的小河。有时父亲在月圆的时候领我去河边玩，让我偎依在他臂膀中玩他的胡子。

小村庄是一个河湾和一个沙洲组成的，村庄所有的一切都靠这条河孕育。在清晨，柴门开之时，可以看到各家里飞出鸡鸭，窜出猪狗，癫癫狂狂晃进树林滚下河滩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吃掉日出日落。然后，村里的妇人开始做早饭。烟从卤里钻出，飘飘摇摇，袅娜在树梢上，伸着懒腰拉到岸边的竹林，溶进水里了。鱼在水里做着蒙眬的梦的时候，或许闻到饭香了呢。这时，夜里出航打鱼的男人像是得了闻讯似的驾着渔船回来。进湾的船笛一响，就有许多光着屁股的男孩甩着褐色的鱼篓奔下河滩。河湾丰收的热闹里孩子们完全忘记了作业的枯燥。中午，渔村就给太阳晒得昏

昏的了。渔船搁在河湾里，一浮一沉，一沉一浮，似乎世代就只有这个动作。村里人都在果园里或院子里休息去了。唯一醒着的，是不知什么地方的新蝉，拉着疲倦的调子，像妇女手中的纺线，织着一村人的梦。只有到傍晚的时候，渔村才会热闹起来。蝙蝠驮着夕阳织满暮色，鸟儿在路上寻找归巢。孩子们欢叫着在河中游泳，他们知道河底淤泥乌黑发亮，水草柔软得像母亲的乳房。晚风中，河边潮湿的滩涂上，丛生的灰绿色的芦苇和鹅绿色的车前草疯长着青春的萌动。空气中滑动着朵朵紫红色的影子。各家门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对岸在船笛声中愈离愈远，鸟儿在竹尖上，树梢上，船舷上，叽叽喳喳。

噢，父亲，这是你喂养给我的童年。

二

父亲经常讲起祖父。但是我脑中并没有多少祖父的印象。只有一次父亲把我接回家时，祖父拉着我到村上卖水果的地方给我买了几个杨桃。我知道他是很疼表哥的，也就是我父亲的姐姐的儿子。表哥经常出现在祖父身边，祖父看着表哥长大，也许还因为表哥是男孩吧。我吃着祖父给我买的杨桃，一口咬下去，酸得要死，然后我想丢掉算了，但是我看着他的拐杖没敢这样做，那时我还没上学，没有他的拐杖跑得快。我最后记得他是他快要死的时候。我在外婆家的河滩上和伙伴们玩堆沙丘，突然父亲就出现了。他说我们要赶快回家，不是外婆家，是河那边的家。于是父亲和我来不及和外公外婆道别，就先坐小巴后坐中巴回到河那边的家了。祖父睡在祠堂的大厅中，父亲给我两块钱叫我拿给祖父。我一路小跑到他床前，把钱给他，他没有接，我就塞到他手里，他一直看着我，我想他要和我说话，但是我等了很久他也没有说，然后母亲把我叫走了。不知过了几天，总之后来家里很热闹，许多人进进出出，头上戴着奇怪的白色帽子。有一天快中午的时候，突然锣鼓喧天的，母亲把我叫到跟前嘱咐我待会不要乱跑，也不许跟着大家出去。我一听就不愿意了，嘴上答应着，心里已经想着怎样溜出去了。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大家都忙开了，没有人管我，我跑

到祠堂的大门边，看到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根用金竹子做成的仪仗，上面缠着白纸带。于是我在锣鼓声最响的时候抓起一根竹仗先跑出了祠堂的大门。我跑得离家两百米的时候，气喘吁吁，停下脚步回过头来一看，几个人抬着一个黑色大柜子也出来了，后面跟着长长的队伍。我怕他们把我抓回去，又向前跑了一百米。但是后面柜子和人都停下了，有些人又唱又跳，我看到姑妈在哭，又有人念念有词并抓起一个装有水酒的碗在柜子前的香火边摔破。我看得愣愣的，几乎傻了眼。大概过了几分钟，柜子重新被抬起，所有的人都跟着走动起来，速度越来越快，跑到我前面去了。后来回到家里，祠堂空空的，没了先前的热闹，三叔公把我叫过去，说妹妹听话给了她二十元利是，我不听话不给我了。我觉得有点委屈，但是见他和我玩我就走开了。过了几天我问妈妈爷爷去哪里了。当时好像是傍晚，妈妈指着家里烟囱飘出的烟和我说，爷爷在那里，还有红色的楼房住呢。我问妈妈我们也可以去那里看爷爷吗，妈妈说有一天我们也会去的。再过几天，父亲又把我送回外婆家了，我仍然在河滩、树林、花园和学校之间匆忙地玩着，就忘记要去看爷爷的事了。

以后父亲来看我的时候，和我讲爷爷，我不知道他在讲谁。很多人我都要喊爷爷的，卖冰棍的也是爷爷，五爷爷也是爷爷。父亲说他讲的是画像上的那个，然后他在我被他接回河那边的家时从抽屉里翻出爷爷唯一的没有经过装裱的画像，说，看，你的爷爷是这一个，参加过军，他的病就是当兵的时候落下的，就这样早早地离开了。

三

我在河滩上花丛中玩着玩着，就被表哥打了。

我拿着玻璃珠一个人在花丛中弹来弹去，还把玻璃珠放到小昆虫的屁股上，看它们喷出不同颜色的雾气。这时候我听到表哥和表姐在吵架。他们经常这样的，有时候为一块饼，有时候为一个小玩具。这次我听到他们嚷着玻璃珠不见了。于是我赶紧把玻璃珠从地上捡起来，然后那只昆虫一跳一跳地转入了草丛。表哥大嚷，你拿了我的玻璃珠了。我看见表姐向地

上吐了一口痰，一甩屁股，腰上一伸一缩扭回去了。我把玻璃珠藏在身后。这时候表哥向我叫起来：

“大丫……大丫……”

我低着头“嗯”着答应了一声。

表哥已经开始往这边走，我也了一眼，表姐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和枯槁的玫瑰花瓣一般，更显得怪异。

“你手里拿着什么。”“石头。”我撒了一个谎。我仍沉迷于昆虫世界中，害怕他们把我的玻璃珠抢走。“石头？你要石头干吗？”他们开始笑起来。“我爹叫我捡着玩的。”

表哥突然变得很生气，将扫把丢到墙脚，把尘土扬得到处都是。“你，一把火烧不死的鬼！”

我看到表姐在这时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画得太浓的眉毛揪成了一团。一边说着还想用一半的眉毛去讥笑，结果眼睛拧成了蚯蚓。

“我没有……我没有拿……”我觉得自己在着急地辩解。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表哥突然大叫。

着急使我忘记了手上的玻璃珠，不知不觉地手臂从背后掉下来。

“好哇，你敢骗我。”

他们兴奋异常，失禁的笑声倾泻出来。

就在表哥要抓起我的手的时候，我飞快地向路的那边逃去。拼命地向前跑，听见后面的喊叫，我没有回头，尘土扬起让我觉得路边的草像是飘了起来。我觉得自己快要跑不掉了，便立住了脚，转身来仰着脸大口大口地喘气。

路的那边好像是一片菜花地，远远的远远的，我仿佛看到那朵金黄色的菜心。一只蝴蝶扑着翅膀在菜花里上下飘去。此时，我回想起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我乖戾地躺在床上，在一间被反锁的屋子里，然后沉沉地睡去。……就在这个时候，我出现在红色的宅楼里，坐着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穿着红色的大袍时端庄和雅静。我看到了自己，一张受惊吓而惶恐的孩子的脸在火中映得通红。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哭喊，而后寂寞如婴。

“没错你跑什么，荒唐，火人！”

记忆中那场火又开始燃烧。

房间里哭声一片。我在拼命地叫喊，我没错，我没错。我突然急切地希望着在那条路的尽头会突然传来母亲的声音，放了她放了她。但火光映红我的脖子，我也没听见那个来自遥远的声音。

我往门口望去，看见他们急切地往这边走来，他们在河滩的荒草里没有发现我。

我慌忙缩回了头，逃到石头的另一边。

南方小村落河滩上的石头一堆拥挤着一堆，黑乎乎，因年久而着满苔藓，像一个个从前线归来的士兵。生活始终不遗余力地为它们着色。荆棘爬山虎一样不知不觉地堆满每一处空间。盛开着火红杜鹃和旺盛的仙人掌缠在一起，郁郁葱葱的绿色里时而露出斑褐色水坑，半汪水泛着刺眼的白光。

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长得像母亲的女人，站在河边。阳光直直地从头顶射下来，把我打成银蜡样，我静静地趴在沙地上，呼吸低得几乎没有。我几乎要喊出来，可谁都知道我母亲在河那边的家里。火灾发生后我就一直被寄养在河的这边的。

做梦了吗？鱼儿刚把头拧过来，就满脸通红，哭泣着跑开。

花香在空气中一摇一摆地荡开。几滴亮盈盈的水珠落在我脸上，眼中的火还在燃烧。我的脸色有些发白，左手一直握着右手的拇指。

一颗石子落在水里，几只鸭子惊起，游走了。半河发亮的水晃了一下我的眼睛，或许我看错了，眼里泛出两点泪光。

“哈哈，原来你在这。”

表姐扯了嗓子喊：“大丫，大丫……快……快……上来。”

我转过身，对表哥说：“我不怕你。”

表哥张大嘴巴看着我。我便哧溜地在表姐转过身前往下跑。表姐在我身后喊：“快，快截住她，她在往下跑。”

阳光白茫茫的一片。于是，我便使劲跑。突然在一块石头后伸出一条

腿，把我整个绊趴下。“想逃？没门。”我被摁在地上，或许是我自己摔倒的，总之我倒在了地上，地上的沙土揉进我的眼睛里生生地疼。

表姐流着满头的汗走出来，他们把我圈在丘堆那棵唯一的苦楝树上。苦楝树结了圆滚滚的果实。有好闻的木青味道，从树干一个开裂的口子里渗出来。

我感觉我的玻璃珠被抢走了，我所有的宝贝都被抢走了。表哥打了我屁股三下。一辆客车在丘堆的不远处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男男女女的大人们吃惊地看着表哥打我。

树后面探出一个脑袋，使劲地喊，声音像一口洪钟：

“胡闹什么呀，快回家去。吃饭了，大丫，再不听话告诉你爹！还有你们，别缩着头，不伸出来就不认识你们了……”

是大爷。

玫瑰花香在大爷的叮嘱声中飘散了。表哥咧着嘴在笑，突然被石头绊倒摔了一个跟头。

我在回去的刹那，回头看了一眼河边的水花。我突然拼命地向那条很远很远的路喊了一声：

娘——

四

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风潮刚刚撕开南方的云雾，我在小平爷爷第二次南巡的讲话声中诞生了。大爷的收音机立着一条天线，小平爷爷的讲话声就从那里出来。

那天，大爷关好收音机，来到自家田头，看刚插下的秧苗在风中婀娜地摇摆，看油菜花在嗡嗡的蜜蜂阵下花香四溢。那些大的花朵在风中彼此推搡，一朵的脑袋磕碰到另一朵上。大爷感到一种灿烂得要死的生命。

是的，那些生气勃勃的油菜花，仿佛一片在绿色的草地上摇曳的火焰，它们反抗着土地，推开大地的窗子，被暖和的阳光点燃，卷曲又卷曲，呵，在光、影、声、色中，赤裸而灿烂地绽放。

大爷卷起袖管，摘了一朵花骨朵儿，塞进了衣袋。那个衣袋还放着它的烟管，于是花香和烟味弥漫他的那个早上。

正午时刻，他看到表姐气喘吁吁地跑向他，嘴里喊着：“阿爸，阿爸，姑姑生了，姑姑生了，是个女娃……”

我在正午阳光最耀眼的时候诞生了，在母亲身旁迎来了自己的段落。祖母从箱子里翻出一块大红布做我的襁褓，那是我祖母几年前缝的，颜色像太阳一样又红又亮。祖母把红色襁褓裹在我身上，光线微弱的房间便充满了强烈的红光。

父亲走了进来，在长长的午后，父亲就坐在母亲的身边，我和母亲都在床上安静地睡着。祖母开始在家里的门窗上都放上桃叶和艾叶，整个坐月子的季节母亲和我都浸润着这股清香。在我以后成长的日子，祖母每次都都将温暖的手伸向我，在我的发辫上系上红头绳。我挂着祖母的红头绳，跨出家门，在花园和村弄一带燕子一样掠过，走过春天，走过秋天，进入了校门，然后我就长大了。

我记得我看到过一首海子的诗，叫《门》：

一块白布
自负地挂着
等着夜晚
等得穿红小褂的男孩
发现了墙上的玻璃碴
……

沿着一条灰白的路
成熟的黄麦秸
收藏起他
另一端是种地的妈妈
那健康的眼神

许多人的童年大抵如此，只是我在两个家庭之间来回住着，好像我的

成长也被两条线牵着一样。

我上学的时候祖母就曾给我扎过红头绳，然后傍晚会在门前等我回家吃饭。我总是太淘气，总要她一遍一遍地叫唤，才慢慢地告别同伴回到家里。

祖母的坟头在油菜花的尽头，坟上长着两株桃树，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坟上落满了桃花。在四月初昏暗的天空下，父亲的神情肃穆而阴郁。

关于火人的传说发生在祭坟之后，那会儿坟上燃过的纸灰还有余温。风吹过，纸灰扬起来，变成凌空飞舞的黑蝴蝶。长在那个年龄的我，没能理解父亲的神情。

风从油菜花丛中穿过来，在祭祀后安静的大宅院里东碰西碰。母亲在寂静的夜里听到一阵沉闷的轰鸣，然后是火燃烧的清脆的毕剥声。母亲一边叫醒父亲，一边冲向我的房间。我是在睡梦中被救出宅院的。至今我仍然不明白家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只是那一场火一直在我梦里燃烧着。这场火为我植入了超乎寻常的幻觉基因。

父亲阴郁着脸，祖母留给父亲的所有家财全部化为灰烬。

五

我们的家总是那么大的，还远远地分成两边住着。大爷永远是家里的主儿，从祖母在世时就一直是。祖母生了四个孩子，大爷，父亲，姑妈，还有小叔。小叔在60年代那场饥荒中死于瘟疫，祖母只留下了三个孩子。祖母的娘家以前是地主，祖父靠着岳丈操持农庄果园积累了不少钱财。祖父在当兵的时候染上了肺病去世了。于是大爷成了家里的老大。祖母死了，祖母留给父亲的东西化在火里。从此父亲没有大爷有钱。大爷是好人，很多次都是他把我从花丛中叫出来，然后塞给我一颗糖果或者一个饭团。表哥欺负我的时候，他拿着鞭子教训孩子，但是鞭子从未真正打下来。只是在我的幻觉里，却感到隐隐的伤痛。

大爷从来不会骗我，父亲就会骗人。有一次，父亲领着我在油菜花的

田头耕作。家里地太多了，总要请些村中的妇女来帮工，那些妇女每天能在大爷那里领三十元钱。在 90 年代，那是不小的数目。那天，风吹着大爷曾感到灿烂的油菜花，十来个妇女穿着花色不同的衣服从油菜花间隔的小路走来上工。我在田头玩着泥土，突然父亲叫住我，说母亲来了。我问他母亲在哪里，他说就在那群妇女中的一个。我看向那群妇女，里面没有母亲，而父亲却仍笑着说：“是的，就那儿。”我继续看过去，我看到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我看到几个女人在油菜花上变成风浪向我移来，慢慢地，移来。渐渐地我真的看到有一张脸是母亲，于是我喊了出来：“妈！妈！……”我听到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那笑声使我眩晕。父亲也在笑，他说他是看我想不想母亲才这么说的。

母亲一次也没有从油菜花的小路尽头出现。我的童年里就种满了油菜花。

有时我总在想，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把我寄养来寄养去的呢。我一遍遍远远望着油菜花地，想着这些问题，想到泪水全无，被大爷召唤回家。

在花香中我产生太多幻觉了。我想我什么时候把花香还给花朵呢。

90 年代，村里的刘姥姥还活着，她是村里有名的仙婆。在那片灿烂的油菜花香中，她为我算了一卦，领了大爷一百元礼金。她说，正午的火太旺，会给这个家带来一把火。

是的，父亲的家财被一把火烧了。长大后我离开了那个遥远的村庄。家乡的风总是比家还近的。我想把自己归还给那个家，然后那个家把母亲归还给我。我和母亲，还有父亲，在灿烂的油菜花地笑声灿烂……爸爸叫油菜，妈妈叫玫瑰，然后我叫蜜蜂……

六

很多年后，我从大学回家看望他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没有很好地解释火人的传说，我依然是火人。火人很想念油菜花了。

我在回家的火车上翻看着地图，却不能在地图上找到在东南的僻远之

地的那个村。它太偏远、闭塞了。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这块土地还是被现代化远远抛在一边。地图上只能看到黔江和坡陌岭从西北南三面围拢起来的部分，大概就是它了，东面毫无遮拦，是留给外界的通道，远远望去，像个敞着口的鱼篓。一个村，一百来口，占着数不尽的土地，南方地广人稀之所。祖上跑路时从福建莆田迁居于此。而这个村繁衍至今也不过百来人，多的都往外面搬迁，像我一样。这里山林漫野，遍河鱼虾，人烟稀少，傍晚，江天薄雾轻笼，半钩新月初上，父亲说当时的祖父，念及多年前的旧事，劳歌一曲“老班人啊不容易，两条腿走几万里。半支船橹伸进水，捞起鱼虾换菰米……”

下火车后，坐中巴，再转坐三马，到村口的时候刚好是傍晚，鱼篓敞开着。

太阳挂在西边的天空上，通红的一轮，周围涂着一片红光闪闪的云层。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晚风抚过，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了。归鸦驮着夕阳，蒙着一层薄暮的橘香，游荡在蛙声和云霞充斥的渔村。广阔的田野袒露着结实的胸膛，稻谷在它宽广的怀抱中温润如绸缎。三三两两的农人在田间小路若隐若现，谈笑声此起彼伏。一个辫子长长脸色黝黑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挑着玉米从我旁边经过，扁担吱呀吱呀一路响了过去，玉米在霞光的浸泡中更加红艳逼人。

见到父亲的时候，他正在一口泛红的池塘边牵牛吃水。看到女儿回来呵呵地笑了，嘴里空洞洞的，像许多空白的岁月。他老了，欢喜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霞光。

“妹仔，归家啊！”

“妹仔，困莫？”

“妹仔，赶牛归栏，我们食饭！”

那牛就从水中扭动着屁股缓缓从红光闪闪的水域中走上岸来，仿佛田野的新嫁娘，身上罩着红红的霞衣。从牛肚皮吧嗒吧嗒掉下的水，成了红艳的珠子。

吃过晚饭，我把椅子搬到黔江边的树下，靠在上面回味柴火烧出的饭

香，一年到头在大学食堂吃腻了大锅饭，这烟火味真成了乡愁的味道，更何况父亲已经练成了手艺。

他确实老了，再也不是当年在河滩上让我拔胡子的父亲，再也不是看我淘气骗我母亲归来的父亲。

“比不得你们年轻人跑世界哩，我们这班人只能和这屋子变朽咯——”
尾音拉得好长。

在滚圆滚圆的月亮下，他说我是最乖的女儿。两滴浑浊的泪从他的眼角淌下来，在月光中闪闪发亮，魑魅魍魉。

我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时常流出浑浊的泪水。他的脸还是父亲的轮廓，但是多了许多皱纹，动不动眼角会流泪。他说倒不是因为时常悲伤，在高兴的当儿，甚至什么都没发生的平静时刻，也会泪流而出的，然后举起和乡间泥路一样的手指，擦去眼泪，如同弹去身上的稻草。

“人身上最承重的是脊梁。但脊梁隐藏在后背里看不见。它终日坚韧地弯成弓状，默默地承受背上沉重的压力。有时，在过重的负担下脊梁会发出咯吱一响。可是只要脊梁不断，便会把任何超负荷的重量扛住。从来没有一个人的脊梁骨是被压断的。大丈夫是不会哭不会流泪低头的。”父亲说这是祖父在世时常说的，这话支撑着这个大宅院的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

老宅子，轩昂的大门剥了一层又一层皮，铁链耷拉着，雕栏的屏墙旧得像崩塌的墙照，福建样式的天井，讲究的阴阳格局，朽坏的阁楼，在当年放铜镜的地方结着的蜘蛛网……虽然只是些经历“文革”岁月之后的老宅，但是依旧隐约显出家族的血脉。

一个个残破的灯笼吊在屋檐，在一个个夜晚次第打开，搁在那里，曾经看子孙满堂。披着火的木头，像披着自己的肺腑。许多年过去了，江上空来去的月光流放随光落下的人影；许多雨走过了门前，尘埃冉冉升起来。

门外油菜花依然开遍。